

随笔·乡村纪事

# 海碗与饭场

□宋守业

前不久,我受朋友之邀去了他开办的农庄,在那里体验两天淳朴的农家生活。每天主人都是做一些粗茶淡饭,而且所用的碗筷、盘子等餐具也都很粗犷,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的生活画面,那一个个粗瓷大碗,还有那热闹有趣的农家饭场就像一杯杯陈年的老酒令我陶醉不已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我的老家,几乎家家都有几个粗瓷大碗,那时候我们把它们叫作海碗。海碗不像瓷器那样精致细腻,好似一个小盆,制作粗糙,碗深口大,看起来特别笨重,多为黑色和棕黄色,碗底一般不上釉子,使得原本就不精致的它,更显示出了原有泥土的亲合力,透露着一种朴实和憨厚,用这样的大碗吃饭很实在,往往一碗就能吃饱。

至于那时候人们为什么都爱用大海碗吃饭,还真没有听老一辈人说出过具体的原因,但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,那就是赶饭场。过去老家人吃饭喜欢赶饭场。饭场一般离家较远,近的有十几米、几十米,远的有一里多地,要是碗小,走不到饭场就可能把饭吃完,那就不能很好地去饭场凑热闹了。而用了大海碗盛饭,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再说,饭场里话题多,气氛热烈,若话题至高潮处没了饭菜,岂不减少了许多兴致。

说了大海碗后,就不得不说说与之

相关的农村饭场了。所谓饭场,顾名思义它就是个吃饭的场所。那时候,农村的饭场一般处在开阔地带或在街口。夏天多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,冬天多在背风向阳的墙根旁。它是自发形成的,没有特殊原因,饭场的地点轻易不会改变。饭场里的成员、人数不限,成员越多越热闹。只要想加入饭场,不需要任何人批准,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。

每天“饭时”一到,人们不分男女老少,一手端着盛了面条或稀饭的大海碗,一手拿着馍,有的还在腋下夹着筷子和几棵大葱,三五成群,陆陆续续涌到饭场,或背靠墙根,或倚树而蹲,或将鞋一脱,坐到鞋上,因陋就简地凑在一起。手中的馍不小心掉地上了,捡起来吹一吹,继续吃——最多也就是把馍皮揭了,扔给在饭场里四处觅食的鸡或狗。筷子掉地上了,拾起来往碗沿儿上敲两下,或者在衣裳上蹭一蹭,就继续使用。有时候微风吹过,碗里会吹进来树叶或草根,直接用筷子往外一挑,根本不耽误吃饭聊天。

饭场里吃得最高兴的是小孩子们。饭是人家的好,哪怕是一模一样的饭菜,孩子们偏偏爱吃别家的。这边跑跑——“大妈我想吃面条!”那边溜溜——“二婶我想喝稀饭!”于是,大妈、二婶就慌着把碗里的饭菜分享给孩子们。今天吃点你家的,明天吃点他家的,大多小孩子们就在吃着“百家饭”中一天天长大起来。

在饭场上,人们除了吃饭,谈天说

地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。每一个人都是主角,每一个人都是听众,家里的、地里的,自己家的、别人家的,新鲜事,老陈事,什么都可以说。昨天谁家有事了,今天谁家又有那事了,东村的谁家女儿出嫁了,西村谁家的儿子相亲了,前村谁去世了,北庄谁家生娃娃了,真是无所不谈。

饭场中,不分贵贱、不论长幼,更谈不上什么男尊女卑。用当时老家的话说,叫“吃饭场上无大小”。农村人爱热闹,小青年跟叫嫂子的胡乱开玩笑是常有的事,尤其是那些远门的叔嫂之间,见了面不打几句情、骂几句俏,似乎说不过去,谁骂得鲜、说得巧,便显示出谁的能耐大。只是苦了那些平时少言寡语的老实人,总会成为大家逗乐的对象。

早上和中午的饭场,一般时间较短,而晚上则会延长很多。尤其夏天的晚上,酷热难耐,谁也不会那么早地回家睡觉,往往可以看到吃过了晚饭的男人们,先是让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把饭碗端回家,而自己则点燃一支烟继续留在饭场与别人神吹瞎侃,常常一侃就是大半宿,直侃到一个个呵欠连连,才会伸着懒腰,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去,一天时间就在月光的挥洒下结束。

好怀念过去的那些大海碗,还有那洋溢着欢乐气息的农村饭场,因为大海碗里装满了岁月流长,饭场里荡漾着乡情深深,让人永远难忘。

诗歌·紫陌红尘

## 秋雨十四行 (外二首)

□李季

头顶上的云层  
头顶着雨水行走  
满树的叶就要黄了  
我总是难掩忧伤  
像离家多年的浪子  
雨中买醉  
雨零落,又返回  
像拾取散落的影子  
一场秋雨,一场别离  
微苦,薄凉  
雨斜斜地落着  
花朵和小鸟踪影全无  
一些雨已经下过  
一些雨还在路上

## 悲歌

秋风起了  
落叶频频跌入了水中  
白露为霜,铺展无边  
季节已凉到了腰间

秋风起了  
一些草已经开始枯黄  
我想抚摸每一棵小草  
哭它们无辜的一生  
蓝天空旷遥远  
忧伤的蓝啊  
铺展无边

我在人群中沉默地走着  
依旧荒芜多年  
这些个,千生万生  
经筒一样旋转  
“僧众啊,究竟是何物  
竟自在燃烧”

## 异乡书

我爱着这北雁南飞的季节  
那些雁子双翅沾满异乡的雨水  
匆匆飞往归途  
还有那些趴在车窗上  
对着陌生的风景发呆的归人  
风摇着扇子  
把落叶一片片送回老家

心早已病倒  
乡愁是有毒的  
我被毒害着  
不知不觉,无从抵抗

同一片大地上  
交错着多少没有尽头的路  
错过的路可以折回  
错过的人一再回首  
错过的事再不会发生

随笔·往日情怀

# 益母草

□陈猛猛

多年后的一天,无意中在电脑前浏览网页,翻看到了它的名字和照片,才猛然醒悟:原来它就是益母草呀!那些有关益母草的记忆,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

益母草,这是多好听的名字呀!一种对全天下母亲有益的草,有这样的效果着实难能可贵。一直以为益母草离我很远,可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,或是在山清水秀、鸟语花香的环境中充分吸收了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,然后成长起来,成为疗治苦难而又坚强的千千万万母亲的一味中药。益母草,我也在脑海中无数次浮现这样的场景:一位整日辛勤劳累的母亲一病不起,请了好多大夫都看不到,孝顺的儿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寻得传说中的益母草,赶快带回家洗净熬成汤药,然后毕恭毕敬地端到母亲的床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,母亲的病神奇般好了。这应该就是益母草的功效。

实际上,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桐树园里和寨墙斜坡上长着大片的益母草。只是不知道它的学名,偶尔提到它的时候,也只是说“那种长得很高的草”。

村里人统一将玉米,小麦、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外的植物称为草。我们这些在乡间疯长又淘气的孩童,时常在益母草棵子里来回追着跑着嬉闹。它们大多数时间成片的出现,夏天还会开出白色的小花来,一簇一簇的。因为数量多,也成了气候,远远望去,犹如天空飘着的洁白云彩。蜜蜂和蝴蝶在益母草嘴唇般的花瓣上辛勤忙碌,有一段时间,孩子们经常在长得很高的益母草花瓣上捉蜜蜂,但大部分时候,蜜蜂逃跑了,有时候还会被蜇。蜜蜂没有捉到几只,却让益母草饱受折腾,弄得东倒西歪,有的茎还被折断,可坚强的益母草很快又挺直了身子,重新萌生出新的一茬,一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样子。

“中谷有蕓,暵其修矣。”《诗经》里称益母草叫“蕓”。作为中草药的益母草,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它对妇女有益神明的功效,当下也有不少常用益母草来做妇女病治疗调养的药物。《诗经》中写到益母草,可见两千多年前,它就与妇女关系极为密切。提起它来,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妇女的婚嫁、生育、夫妻、家庭。生命力无比顽强的益母草,即使长在瘠贫的山谷中,它也能冲破重重阻力,发出绿叶青枝、

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。试想,一个遥远的夏日午后,在充满生机的田野上,几个聪慧、勤劳的女子,挎着竹篮,于百草中娴熟地采摘开着白花的益母草,不远处,悠扬的民歌随风飘过翠绿的草丛,这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。

益母草,朴实无华、予人很多,需要的却极少,只要有非常少的雨露便可以生长。你是一株神奇的草药,专为疗救终生操劳的母亲而生……于无声处,你默默地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平静与闲淡,辛勤付出,从不索求什么,这不也是中华母亲高尚的品格吗?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,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:13938039936@139.com  
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:13938039936